

**小說組冠軍 李珍妮**

一名在大學門檻邊徘徊的應屆中七生，期望二零零八可以昂首步進。

天生浪漫主義者，迷戀英國童話，玫瑰，旋轉木馬。

熱愛文字，照片，為的是留住捉不緊的過去。

對我而言，生活，就是文學。

每一步，全是美麗故事的伏線。

## 變 · 遷

故事，該是從樓下那一排掉了漆的鮮紅色郵箱開始。至今，我還是覺得故事是應該從那裏開始的。

那個清晨，三樓A室的包租婆水霞姐一大早披着她那發了黃的湖水綠絲質睡袍，還捲着髮卷的到樓下買牛奶和報紙，看到郵箱裏醒醒日日的放了一封信，看了看，嘆了口氣。然後蹬蹬的跑回了家，急急慌慌地叩着租客江榮一家的房門。

「江先生啊，醒了嗎？」

宿醉未醒的江榮搖晃着身體來開了門，昨晚他和一班地盤兄弟喝了通宵的酒。水霞姐不屑地瞄了瞄他眼角上掛着的一塊眼屎，然後又挑起了眼眉看了看正在睡覺的江太太和她的兩個女兒和兒子，清了清喉嚨道：

「今天政府來了信，要收這層樓，下個月我們就要搬了，你也趕緊去找個新房子吧。」

江榮似乎還不太弄清她的意思，還在渾渾倒倒的看着水霞姐。

「搬？為啥要搬拿？」從北京來的江榮操着一口老北京調。

水霞姐不耐煩地回答：「不知道，說是地區重新規劃

甚麼的，你趕緊在這個月底前把欠下來的兩個月租錢還給我，連這個月的總共六千。我已經很仁慈了……」說着說着，水霞看着江榮一臉的茫然，更加說不下去了，只好狠狠地信丟在他手上，說了聲「你自己看吧！」就扭着她的大屁股走了。

正午十二點，水霞姐約了一班姐妹來她家打麻將，正預備到樓下買點小吃啤酒甚麼的，在穿着她的平底鞋的當陣子，樓上的門子「啪」的一聲關上了。水霞姐好奇奇怪，關上了家門，鬼鬼祟祟地跑上了樓梯，看到那個深藍色的木門縫底下透出來的燈光，心裏想着：「唷！回來了！大白天還開燈，真不愧是怪人一個！」想起了又躡手躡腳地跑下樓去了。

\*                    \*                    \*

陽光從窗外緩緩地灑了進來，街上公共汽車的汽笛聲不時擾人的傳來。江榮悒悒地坐在房間裏的小摺椅上，呷着去年回鄉時在老舍茶館買的龍井，看着那封「搬遷通知」信，心裏有說不出的煩憂。他老婆瑞芳剛剛醒了，揉了揉眼睛，懶洋洋的伸了伸她硬繃繃的腰，準備出去浴室梳洗一番。昨晚星期五酒樓特別多客，傳菜傳得她手臂也發麻了，今天她好不容易才放了一天的假，一定要好好的休息一番。

「唉？你醒了？一早起來就該幫俺煮個飯，就這樣閒着乾坐着……」瑞芳嘀嘀咕咕的拿着牙刷和繃着「祝君安好」

的白毛巾，正打算出房門的時候，看見江榮仍舊的沉默着，還點起了一枝煙。瑞芳手腳停止了，她有一種不安的預感，由是她放下了東西，搬着另一張摺椅，慢慢的坐在江榮對面。

「輸了馬啦？幾百？幾千？你就吭一聲行不行呀？」她一臉疑惑的看着心事重重的江榮。

「政府得收樓，月底我們就要搬走，還要還給霞姐六千塊。」江榮無奈地吐了一口煙霧。

「六千塊？我們還要搬家，又要預給三個月租金，哪能一下子給她六千塊！！上次不是說好了下個月底才還租給她嗎？怎麼一下子翻臉了！快放暑假了，小婷和小然的書簿費可上哪墊出來是好！」瑞芳雙手環抱着雙肩，緊皺着眉頭，夫妻兩人同時嘆了聲氣，無助的感覺溢滿了整個昏暗的房間。

\*             \*             \*

玫瑰 auntie 靜靜的坐在沙發上，木然的眼睛若有所思的凝望着天花頂上的那盞燈，那盞她家中最值錢的燈。

那盞奧地利水晶燈是她曾經最愛的男人，花了一筆錢，在西環的一家古董店買下的，原因就是當年25歲的她的一句：「我愛鑽石，但就一顆戴在手上似乎太不足夠了，我想擁有的鑽石，是可以照亮我的全世界的。」那個男人最後只夠能力買下這一盞耀目的花，五圓大大的水晶球圍在一塊兒，遠處看，活像五顆巨型的鑽石。

男人抱着一個大箱子跑到她的樓下時說：「我買不起鑽石，只能買下這一盞水晶燈。打開燈，它便能照亮你能看見的全部，只要妳記住，當中蘊藏的，是我的思念。」當時，站在昏黃的街燈下的她低着頭，蹺起了一隻腿，臉上浮現了好美好美的一朵玫瑰花。

她想起了這句窩心的話，又想起往昔的她，靜靜的笑了，眼角的魚尾紋也悄悄的綻放了，歲月的無情任誰也阻止不了。那個男人已經在很遙遠的地方了，而她，能緬懷的或許就是這盞永恆的燈。大白天的正午，她打開了這盞燈，默默的回想過去。

沒有人知道玫瑰 auntie 的真正名字，只知道這棟樓上上下下都是這樣稱呼她的。正值 40 歲的她，過去依然神祕，生活依然浪漫。她常常在午夜時份播起過披頭四的歌，故此霞姐對她極之厭惡，認為她是一個擾人清夢的神經病。然而她有着二分溫柔和善良的心，常常到樓下的公園餵飼小野貓小野狗的，除了霞姐外，鄰居們都很喜歡她。她唯一的缺點，也是她心甘情願的缺點，便是對愛情有着過於天真的執著。每天清晨她愛徘徊於樓下寫着 4A 的紅郵箱，等盼着已經對她此情不再的人的情信。

她甚至花了她的一大半積蓄，去英國看看她曾經深愛的男人的最後一面。然而，她抓不回她的愛情，卻在剛回香港的這一天收到了一封搬遷通知，她唯一苦惱的，是該不該把那盞水晶燈留下。

\* \* \*

「這下子霞姐妳能到哪裏去住呢？」摸到一萬的張師奶皺了一下眉頭，要是剛才沒有出了那隻一萬，又能自摸食糊了。

「賠償金也不多不少的，打算在新界買一個便宜的小單位住住。」霞姐邊呷着啤酒邊道。

「為甚麼妳不乾脆和兒子一塊兒住呢？」張師奶又問。

「哼，那個小辣椒還能容得下我不？我又能吃又能走的，更不需要他們照顧我，為甚麼要去看人臉色活受罪！」霞姐說着說着，望了望茶几上擺放着和兒子的照片，心中就是一道氣，大口大口的灌了一大咀啤酒。

照片中兒子剛大學畢業，在中文大學的天人合一亭戴着四方帽擁着霞姐。霞姐的丈夫早年因為患上肝癌早登極樂，霞姐一心苦苦供書教學，等着老來享福，誰知道兒子當上了中學教師後，存了一筆錢後便和大學認識、同任教師的女友結婚了，兩口子在天水圍買了一棟四百來呎、兩房兩廳的居屋，媳婦是一個現代主義職業女性，也沒有生孩子的打算，婚後想享受二人世界，視霞姐為負擔，上次回霞姐家吃飯的時候，媳婦說明了因為工作原因，「騰出來的房間用作書房之用」，霞姐沒話可說之下，便繼續不情不願的和江榮一家擠在西環的這一棟舊樓裏。

「那……那江先生一家怎麼着？」向來八卦和精明的黃師奶眼看勢色不對，便馬上轉移話題。

「這我可不管，總之這個月底要還我六千塊，之後各不相干囉喂。」霞姐不屑地笑了。

「那妳也太無情了吧？聽聞他們一家也挺苦的，一家大小的擠在百來呎的房間，怪可憐的！吃的睡的唸書的都窩在裏頭，霞姐妳該做做好事幫人家一把才是嘛！」李師奶啃着花生說道。

「呵！我這麼熱心腸，誰來幫幫我呀？一個月兩千塊也算是便宜他們了！！這回不收齊租金，等這棟樓收了回去，他們都不知逃到哪去了，我能問誰討去，問妳麼？」霞姐睥睨了身旁的李師奶一下，心想：「收租的又不是妳，這麼厚道懶慈悲誰不會！」

「咦？北方佬那一家出去了嗎？」張師奶瞄瞄廁所旁邊，貼着一張大倒福和緊閉着的房門。

「嗯，中午飯還沒吃便一家大小出去了，說是找房子！管他的！」霞姐一邊摸牌一邊淡淡地說。忽然，她眼睛一亮。

「希！食糊！清一色萬子！給錢給錢！」

\*            \*            \*

「為甚麼一大早要把我早起來！人家還沒有睡醒呢！」站在地產公司門口一邊摸着蓬鬆曲髮的江然一邊打着呵欠，一邊揉着眼睛道。

「就是嗎！還要等到三點才能到酒樓吃飯，就那麼一點兒錢還要省！我星期一要測驗了，還是要迫着我出來陪你

們瞎逛。」江婷繞著手臂，不滿地說。她天性自負，亦因此她的書是唸得不錯，深諳家境如何的她，但是有時候的確看不起寒酸的爸媽。

「都日上三竿了還不起床，你看你把你的頭髮都弄得甚麼鬼樣子！弄一個這樣的頭就要兩三百的！家裏窮，你還有甚麼資格裝酷呀你！還有妳！十二點起的床，等到三點才吃飯有甚麼罪過！你不知道這時候到茶樓吃一籠點心得多少錢！你們的爹娘死掙爛掙才能有二三十塊一個鐘頭！吃一餐飯就等於俺倆一天的工資，你們這些享福的不知道花錢的時候那種心痛的滋味！現在包租婆要撵俺走啦，還在這嘍哩呱啦的！不知所謂！」雙眼通紅的江榮咬牙切齒、連珠炮發的罵着兒子和女兒，打從今早開始他就被霞姐和搬家的事弄得窩了一肚子氣，罵完他便重重的「哼」了一聲就走了。

瑞芳看着江榮的背影漸漸消失在街頭，她倚在地產公司門外，無力地抬頭望着上空，天重得彷彿很快很快就會壓下來。她又想起了1997年，她帶着孩子剛到香港的那一年，在羅湖車站抬頭望向的那一片晴空，當時，她心中是充滿期待的，她正期待着如何在那一片澄明的藍空中畫出彩虹，直到，直到她到了在西環的這一幢唐樓，江榮滿臉尷尬的打開房門的那一瞬間，她的心頭一次落了空，自此便再也抬不了頭。

她和江榮同樣在北京長大，是青梅竹馬的好朋友，後來一起在製衣廠工作，也就順理成章地談起了戀愛。幹了



兩、三年，江榮還是升不了級，他卻覺得在北京呆着沒甚麼出息，便拋下了妻子，隻身來到了香港，臨行前在北京火車站就留下了一句：「我一定會努力，讓你來香港享福，不用再在這裏遭罪。」那一年，是1987年。

整整十年，整整十年哪！瑞芳含辛茹苦地把兩個孩子拉扯大了，來到了這個彈丸之地，她最後又得到了甚麼？是一份勞動力高的工作，一個沒有甚麼出息的兒子，還是一個瞧不起自己的女兒，一個彼此之間已沒甚麼愛情可言的丈夫呢？她滿眶熱淚，想起今天知道要搬家後四處打電話給親戚的束手無策，她三緘其口後還是鼓起勇氣、厚着臉皮去借錢，電話那頭傳來的嘟嘟聲使她當下想崩潰。來到了這個所謂的「掘金之地」，一切的人情都被紙醉金迷，化為冰霜，冷得人直發毛。她當下有衝動跑回北京，跑回那個老胡同，去看看那些夏天晚上拉着小板凳、搖着葵花扇的老街坊，那怕就是他們的一句：「熬好飯了嗎？都吃了嗎？」那怕就是這一句啊！回去之後，她就不用再承受包租婆的冷言冷語和凌厲眼神，那個水霞姐臉上的一眸一笑，咀裏的一字一句都在提醒着他們是注定被瞧不起的似的。

多少次了，瑞芳在廁所洗衣服的時候聽見霞姐在房間悄悄地和朋友聊電話，「北京佬」、「大陸喱」、「死窮鬼」這些令人反感的字眼都生刺刺的傳進瑞芳的耳中，她看着污水慢慢地流入渠道，雙手使勁兒的擰着她在等佐丹奴清貨大減價時才捨得買給自己的汗衫，彷彿她這樣使勁

的搓就能把所有的煩躁羞辱盡盡洗盡似的。

此時此刻，她能倒下嗎？她擦了擦眼角的淚，說了聲：  
「小婷小然，來，我們上茶樓吃午飯吧！走！」

\* \* \*

「喂？阿康嘍，下班了嗎？今晚有空過來吃飯嗎？我熬了你最愛喝的蘿蔔瘦肉玉米湯啊！」傍晚六點，水霞姐打着電話，想叫兒子過來陪她吃晚飯。江榮一家今晚出去談搬房子的事，整個家都冷冷清清的。

「甚麼？要備課？吃完了飯不能備課嗎？哦哦……好吧，再見。」水霞姐最後只無奈的合上電話。

這時候，六點鐘新聞報道着天星碼頭要被拆卸的事。

「哼！歷史文物？見證香港？整天瞎吭甚麼懷舊的能給你一餐飽飯吃麼？就是吃飽了飯沒有事兒幹，走去抗議抗議的，一個爛碼頭有甚麼留戀的地方？還未有拆的時候一星期你們能到幾趟？到要拆了才來這麼些屁放！」霞姐瞪着電視機內在吶喊的人群，不屑地道。

但是，她想起了以前的一些事。兒子小時候，應該還在小學的時候吧，每逢週末，她就會和丈夫牽着兒子的小手，到天星碼頭坐船去尖沙咀逛逛。那時候，坐在天星小輪上的兒子，總會天真的和媽媽說：「老師教了我們許多新的生字，今次教的是 public transport，天星小輪是甚麼你知道嗎媽媽？是 ferry！」那時候，水霞姐和她的丈夫聽着兒子頭頭是道的英語臉上就只懂笑，當時，她可沒想過

老來竟是這般孤單，更從來沒有想過，兒子長大後竟可和她這般的疏離，想起了現在的兒子，她重重的嘆了一口氣。

儘管水霞姐有時候挺自私冷漠，甚至心境狹隘得不近人情，對於自己的兒子，就算對她不怎麼樣，她還是十分寵愛的。本來兒子投入教職，有個穩定的收入，理應生活不錯，誰知道政府提倡教育改革，甚麼三加三加四的就把她兒子折騰得就剩下半條人命！因為課程改革了，殺校又盛行，教師界的競爭力越來越激烈，兒子每天放學後都要到中文大學再進修，還有一系列的會議要開，每次星期天兒子和媳婦帶着幾袋水果來水霞姐家的時候，水霞姐看着兒子的大眼袋黑眼圈和沒精打采的樣子都心疼得不得了，也不再忍心怪責兒子不常來吃飯了。

水霞姐關了電視，望向街外，天空被抹上最後一層的金黃，太陽已經下山了。淺藍色的天空，逐漸化成了深深的紫藍，仿似一顆幻變的寶石，就如水霞姐心境一樣，伴隨着年月，逐漸不再澄明。

\*            \*            \*

幾星期後的一個尋常的上午，一切都似乎來得沒甚麼不同，然而……

「媽！樓上住4A的玫瑰 auntie 死了！」江婷氣急敗壞的跑回家，咀巴抖着大喊。

「一大早甚麼死死死的！你們這一家真是有夠倒運

的！」包租婆水霞姐打着呵欠從房門出來，昨晚她打了十三圈麻將，直打到凌晨四點。

「包租婆！樓上 4A 的玫瑰 auntie 死了！我剛才去樓下開信箱時……」

「呵！那個怪女人！死不就死了唄，也沒兒沒女的，了無牽掛就走了……」

這時候，瑞芳從洗手間跑了出來，推開了擋在走廊的水霞姐，手上的洗衣粉泡沫還沒有來得及用水沖掉，就問：「甚麼？！玫瑰 auntie 死了？」

「對！很多警察在樓上！」江婷說完便帶着瑞芳跑了上樓。

「唷！妳這個大陸婆！這洗衣粉泡沫抹了我一身！……」水霞一邊抹身上的泡沫一邊罵道，但話還沒說完，她就發現走廊只剩下她自己一人在自言自語。

「無緣無故死了，去看看怎麼死法也好！」說完便拿着鑰匙出了門口。

\*            \*            \*

「有沒有辦法通知她的家人或朋友？」警察正向瑞芳查詢有關玫瑰 auntie 的事。

「不知道，一向都和她不是很熟稔，但是她好像沒甚麼兒女朋友的，上兩個星期前才剛剛在外地旅行回來。」瑞芳一臉苦惱，她也好想幫玫瑰 auntie 最後一把，然而對於玫瑰 auntie 的事，她又真的了無頭緒。

「嗯，那只好在《警訊》裏公開她的死訊，等待親友認領了。」警察說完便合上筆記本子。

玫麗 auntie 的家一時間聚滿了前所未有的人群，鑑證科的專家正在套取指模，警察們在她的屋子裏翻箱倒櫃的欲找尋一些線索。

今天早上，倒垃圾的老太婆發現玫麗 auntie 的門前沒有垃圾，屋內又傳出一陣臭味，於是便報警。

江婷呆呆的看着躺在綠白瓷磚地上的玫麗 auntie，天花頂上的水晶燈破碎在地，撒滿了一地，正午的陽光灑了進來，反射在水晶燈上，刺眼的光照得人眼睛發痛。玫麗 auntie 不像是死了，卻好像只是靜靜的睡着了，她的臉浮現出一種令人感到適然的安詳，她彷彿在滿足地笑，就好像剛和情人享受完豐富的一連串節目，帶着種種甜蜜回憶靜靜入眠一樣。

江婷想起一星期前的一個傍晚，玫麗 auntie 無故地抱了一大堆她年輕時攢下來的郵票給江婷。

「小婷，這是玫麗 auntie 送給妳最後的禮物，努力唸書。」

江婷受寵若驚，同時又滿臉無奈的說：「不了，我們快搬走了，應該沒有地擺了。」

「這樣啊，那麼你先放着，真的沒有地方放的時候再扔掉吧！反正，我也不想帶走了。」玫麗 auntie 瀟灑地擺擺手，正要上樓梯走去。

「玫麗 auntie，妳要到哪去？」江婷問。

「嗯，或許我會到英國吧。」玫瑰 auntie 說完後，笑出了一些淒然，令人覺得她怪可憐的。

「但……」江婷正要說些甚麼

「走就走，反正這裏也沒甚麼可留戀的。」說完後，玫瑰 auntie 便頭也不回的上了樓梯。

江婷就這樣看着玫瑰 auntie 慢慢消失在樓梯轉角處。她發了呆似的回想起玫瑰 auntie 穿着香檳色外套靜靜地蹬蹬上樓的那個背影，每走一步，她都仿似留下一陣優雅高貴的氣味，而事實上，玫瑰 auntie 一向都是那麼的與眾不同。

她看了看手上的一大疊郵票，直到她聽見樓上的木門「砰」的一聲關上了，她才靜靜地進屋去。

那時候，她並沒有想過，這一個背影和那木門沉重的一聲，會是玫瑰 auntie 留給她的最後回憶。

\*            \*            \*

一個深夜，玫瑰 auntie 剛洗完澡，滿身玫瑰花香的她坐在光滑的白地氈上，翻着相片簿。

當初，她選擇住在西環的這一幢舊樓，其中還有一個浪漫的理由。當地產經紀帶她到單位參觀時，她看到浴室的大浴缸便立下心肝，花了八十萬買了這個二手單位，當時，香港還沒有回歸，金融風暴還沒有來，她銀行還有一點夠她揮霍的錢。

住進去的頭一晚，她在樓下乾花店買了一大包玫瑰乾

花，撒滿了整個浴缸。她一身光潔的泡着去，沉醉在那一片溫柔的玫瑰幽香的懷抱中，只有那一刻，她才感覺到自己並不是孤單的。

自搬進這幢小唐樓後，她便在中環的一間意大利咖啡廳當侍應的，上個月，她最深愛而又最深愛她的男人在英國患上重病，並在彌留狀態。她不顧一切，厚着臉皮，花了半輩子的積蓄到了英國一趟，在那個男人的妻女當前見了垂死的他的最後一面。甫回港，她便收到了地政署的搬遷通知，故這幾天來一直忙着搬家的事。

那一筆賠償金足夠她申請移民到英國，並在當地租一層小公寓。她希望到英國最單純的理由，就是，她要在空氣中呼吸那個男人的氣息，她要用這種幼稚而又浪漫的做法去彌補她的愛情歷史裏，永遠空白的那一章。她不知道自己可以怎樣生活下去，或許去餐館打一份工，怎樣都好，反正，她知道自己管上哪都死不了的。九七之後，她身邊的朋友該移民的都移民了，金融風暴後她銀行戶口就剩下四位數字的日子她也跨了過去，她孑然一身的在香港十年了，還有甚麼能熬不過去的。

這幾天來她收拾東西的時候，無意中找到了中學時代攢下來的郵票，現在，她已經再對這些玩意兒沒有興趣了，於是，她便送給了樓下3A室那個租客的女孩。她很喜歡那個女孩，因為，在那個女孩的倔強臉神中，她彷彿找回了從前的自己，只是，她不希望那個女孩會和她一樣的任性，任性得把自己一生的幸福都毀掉了。

翻着翻着，她看到了一個剪着清湯掛面、穿着一身素白的女孩子，戴着一副又大又圓的太陽眼鏡，朝着鏡頭舉起勝利手勢，身後的景物是天星碼頭。呵，那時候還真夠輕佻和放肆的，玫瑰 auntie 心想。她又想起了那個照片後，拿着相機的那個人。

突然，她很有衝動跑回天星碼頭，去回味她爆米花似的青蔥歲月。她換了牛仔褲、又穿上了前一天買的香檳色針織外套，便跑到樓下，叫了一輛出租車，直往天星碼頭。

甫去到天星碼頭，她呆若木雞的站在街道上。

「完了，甚麼都完了。」她自言自語道。她不敢去相信眼前所見的一切，這是發生了甚麼事？這是一個怎樣的時代？

她身子禁不住顫抖起來，她跪倒在地上，嗚嗚地哭了起來，身旁的路人都好生奇怪的看着她，問她發生甚麼事她也不願就只是不斷的搖頭。

淚，一點一點的滴在灰黑的混凝土路面上，仿如一滴滴天使不留神灑下凡間的星光，用作點綴人間的苦惱悲傷，難道，這會是一種憐憫？

天星碼頭，無力地被蓋上了一大片深藍色的帆布，一眾市民和地盤職工似乎在發生着甚麼衝突。黑夜中，碼頭上的鐘樓完全的覆蓋着，使人感受到一股無形的壓迫感，弄得人心口發悶。老銅鐘似乎想發出最後一次垂死掙扎的哀鳴，然而，這個美麗的都市並不願意給它機會。



碼頭下的人群仍舊聲嘶力竭，警員仍舊強忍淚水阻止人群，地盤的職工也仍舊，麻木而機械式地……把手足無措的銅鐘給拆了下來。

這個已經牽引過香港的歲月數十載的老銅鐘，最後竟再帶不走這個繁華當世的一分一秒，它無能為力地頹然，甚至，它希望它可以馬上死掉，它寧願它的碎片被活埋於維多利亞海港，死在這個相伴以舊的好朋友的懷抱裏，也總比在某年某月突兀地出現在某個歷史博物館的玻璃櫥窗中要好。

玫瑰 auntie 並不是單單地為這個大時代所犧牲的這一個小小的碼頭而哭，她還為自己而痛悲。當她看見這個面目全非的碼頭，她清楚明白一個殘酷的事實：她那消逝已久的愛情，完完全全的沒有辦法再找到任何痕跡了，就像她曾深愛的人，在遙遠的歐國的那個小島上化為縷縷輕煙，再找不到他存在的氣息一樣。

她曾以為，有個人，會甘願為她的任性而永遠佇候，她曾以為，在海旁曾痛快喊出的歡呼，以及她曾經瀟灑地留下的青春氣味，可以永恆地留在這個小小碼頭內。

她所有的「以為」，都只不過是「以為」。

那一夜之後，她再也不想留下任何有關歷史的回憶。

她把年輕時收到的情信均一一燒作灰燼，天台上，她雙眼緩緩地看着在黑夜中翩翩起舞的紫黑蝴蝶，她年輕的愛情，在深藍色的天幔下逐漸消失無痕。

回家後，她看着頭頂上的吊燈，心頭是一陣銳利的痛。

她搬了椅子到水晶吊燈底下，卻沒有發現椅子有點不穩。她把水晶吊燈拆了下來，房間一片黑暗，「砰」的一聲，她連人帶燈的跌倒在地，就在那一瞬間，她也死抱着這一大顆鑽石不放，終於，她的後腦先碰地，流了一灘血。

她笑了，她任性了一輩子，連死，也可以這般的任性，她覺得爽快無比。她終可以和那個人在天空中俯瞰這個無情的世代，遺憾，終不再是遺憾了。

\*             \*             \*

自玫瑰 auntie 死了後，水霞姐總覺得屋子有一股邪氣，一整天拜這拜那的，祈求神靈保佑。但是，她仍舊沒有積一點陰德的心，依然死不放過江榮一家。

還有一星期便到月尾了，也是江榮一家離開西環唐樓和還債的時候了。

江榮一家好不容易才在長沙灣找到了一個唐樓單位，租金也是差不多，可有兩間房間，以後就不用一家四口都擠在一塊兒，倒是江婷和江然要換學校，重新適應環境。

今晚，江榮和瑞芳包了餃子，低聲下氣的求水霞姐通融一兩個月才把租金給還清。

「我說啊，水霞姐，咱們都是做了幾年的鄰居，相互之間，真的沒有『信任』兩個字嗎？」江榮腼腆地說，平常大男人主義的江榮，今天這般低聲下氣，心底很不是滋味。

「江先生啊，話可不是這樣說，做了幾十年的夫妻還有

騙財弄人命的，還別說你才不過做了幾年我的租客！你沒看昨天報紙上的家庭慘案麼？那個無人性的丈夫一鎚弄死三條人命拿！人心拿人心！哪有個人心是可信的？我可沒有這個豹子膽去當這個好人，你拍拍屁股明天就走到天涯海角，我的怨可上哪去報啊！」水霞姐吃完了一整碗餃子，正打算回房間聽收音機。

「水霞姐，我們的環境妳也不是看不到的，孩子他爸幹地盤的能有收少收入？我就在酒樓當個小傳菜，半夜到酒樓洗碗洗得手指都脫了皮，生活還是剛剛好夠用呀！上次要不是孩子他爸幹活時跌傷了腿，也不會欠下你那兩個月租拿去墊了醫藥費，就通融兩三個月吧，這個月先給你三千，行嗎？」瑞芳說着說着，聲音也嗚咽了。

「這樣吧，別說我沒血性的，下個月再還餘數，算利息三千五，行不？兩三個月後的事我可真的預測不到。」水霞姐不屑地瞄了江榮一眼。

「好好好，下個月尾，三千五百塊一定準時匯進妳戶口，一定不少一定不少！」江榮連連應聲。

回到房間後，江榮看了看正在睡覺的兒子和正在桌上用心算着數學題的江婷，嘆了口氣說：

「小婷啊！看看吧！沒有學識在香港就是抬不起頭呀！唉，妳我倒是不操心，就是妳那個弟弟……唉！」

「說了也沒有用，反正將來要走些甚麼路早定歸了！唉，有學識又怎麼樣，還是要有一份溫情啊！你看包租婆的兒子，一肚子學問，怎麼『孝順』兩字偏偏就學不會！

別看水霞姐又有錢又有面的，心底裏還是空虛得很……」說完瑞芳便去收拾碗筷。

江婷一聲不吭地繼續算她的數學題。明天，她便要搬到長沙灣，展開新的生活，對於這些，她是不能去選擇的，但明年，她便要考會考，未來，算是真真正正掌握在她的手上了嗎？未來的路是怎樣，她真的看不清方向。但是想一想她的爸媽，她到底是感到窩心和溫暖的，相比起水霞姐，她已算是很富有。

自從玫瑰 auntie 走後，她再也找不到一個理由去瞧不起她的父母。

站在死亡面前，從她看到玫瑰 auntie 安詳的笑那一刻，她就有了一種的感覺。她發現了人的脆弱，人的渺小。她捫心自問：「我有甚麼資格，去否定和蔑視現實的所有？」

她想起了白先勇在〈驀然回首〉中，哀悼母親之死時所抒發的一句：「站在死神面前，我竟是這般的無能為力。」

\* \* \*

第二天，江榮一家大小浩浩蕩蕩的走了，唐樓裏就剩下水霞姐一個。

明天她便要到酒店去暫住，新家還沒有裝修好，兒子四百來呎的家竟然容不下她，這是多麼諷刺的事。站在空蕩蕩的房子裏，手裏握着三千塊的水霞姐，心底有說不出

的茫然和感慨，她忽然覺得自己一無所有。

水霞姐想，到底，到底她擁有了甚麼？到底，她剩下了甚麼？

\*                    \*                    \*

報章上有關〈天星之死〉依舊人聲沸騰的討論着  
水霞姐依舊打着她的十三圈麻將在說人長說人短  
大都市每天都在變遷  
時間的一分一秒都在同步進移  
下一刻發生的事情，任誰也預料不到  
容不得我們思、我們想，時間，已經把我們拉得好  
遠，好遠。

## 李珍妮：得獎感言

能獲城市文學獎，得到眾評判的青睞，實在是一場美麗的驚喜和難得的榮幸，這個獎項給了我很大的創作動力和鼓勵，我定必繼續努力。

故事創作的前兩個月，城中熱話是天星碼頭。我在電視新聞中看到力竭聲嘶的人群，以及被拆卸下來的銅鐘，當下竟有一種麻木的感覺，那一刻，我驚覺自己正被時間強行推着前進，甚麼感覺，都顧不上太多了。在時間的牽走下，城市的變遷中，「情」，也似乎變質了。

現今香港，一切都似乎只是用金錢所堆砌出來的。然而，文學無價，它永遠不會隨時間的流逝而變質，是永恆長存的。

我們皆可成為持筆者，賦情於文字，在這瞬間萬變的大都市中，將人情冷暖逐一記載，用心為它創作一首千古傳頌的歷史之歌。

評委：白先勇先生

評語

作者以成熟周全的視野，描述香港城市變遷的面貌，藉一座公寓的興落，反映住戶的命運滄桑，人物有勢利現實的收租婆、「寂寞芳心」的老婦人，內地來港的打工族，刻畫生動，交插敘事有條不亂，中學生小說，難能可貴。

評委：張大春先生

評語

作者努力捕捉急遽變遷社會中底層人物的辛酸，對於城市發展邊緣人的具體觀察已經能堪稱準確，能夠概括地掌握庶民生活裏諸般可用的細節，往往閒中着色，頗見精神。